湘綺樓文集/卷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湘綺樓文集
卷二

► 卷三

卷二

奏疏

擬李鴻章陳苗事摺子

臣伏蒙恩旨，授為欽差大臣，節制川楚，援黔諸軍，許以便宜調發。受命以來，夙夜祗懼。辨理大略，屢經奏聞。今眾兵並集，戎車啟行。戰撫之宜，形勢已定。顧有愚慮，在戰事之外者。言之則非朝命之所及，不言則非臣子之至誠。臣受寵逾涯，托寄至重，千慮一得，不敢自匿。謹就所聞見者，上之朝廷。儻蒙疇咨，審其利害，則苗疆幸甚，天下幸甚。臣嘗以為蠻夷之於中國也，有外有內。其在外者，如今俄夷諸邦，有立國之本，可以德綏，可以威服者也。其在內者，今諸土司及歸流諸苗徭，自古介居中夏，雖有酋長，而無君臣，不可以臣民畜之者也。苗之為患，自顓頊以來，其與內地土民雜居，毗鄰五六千年，而風氣不通。雖復聖君賢臣，德教沾被海外，重舌稽顙來庭獨此近甸，二千里苗蠻之鄉，不聞慕化而自致者。則其徒為形似橫目之民而非稟五常之秀者，彰彰可見矣。堯舜重熙始能施分北之功，我世宗高宗列聖累洽，始克定州縣之制。自餘歷代，莫不羈縻。自漢至唐，州郡握兵，叛則討之，希煩命將。自宋迄明，始出朝臣，總禁旅若攻敵國焉。然未有千人成列之陣，數百俘斬之效也。師徒如林而苗輒以數人挑戰，鉦鼓震山而苗又以婦女詈師。極泰山之勢，壓蚍蜉之卵。勝敗之數，誠亦微矣。就群蠻所最稱服者，莫若馬援。援之智勇冠於四七，揚兵交趾。昔斬徵氏，非不習瘴厲之苦，山

谷之險也，然而溪蠻守隘，士卒挫銳，曳足土室，坐望鼓噪。以建武之初盛，政事之修明，伏波之重威，兵餉之充實，將吏之用命，沅水之平利，自請效命，矍鑠被鞍。如以兵法論之，雖有韓白之將，秦楚之兵，欲拒王師，必無幸矣。而當時群蠻曾不驚擾，優遊而待之，何其暇也。及夫援以疾薨，兵將瓦解，情絀勢見，蠻已輕漢。以兵勢言之，則漢兵熸潰，蠻將深入武陵，長沙必為寇場。荊州之危，可立而待也。然而宗均以監軍之職，非有元帥之尊，呂種以沅陵之長，曾無牧伯之貴，竟入賊營，為置長吏，斬帥受降，群蠻遂平，又何神也。凡蠻事如此，難可逆料。是以漢朝鑒於其機，遂委權於州郡。二千餘年，不煩朝兵。及宋仁宗乃有命將征討之事。國威大挫，事具宋史。元明以來，莫能得意。然其著明者，每當大將潰敗之後，群蠻從無深入腹地之事。以明中葉之不振，猶僅僅及偏沅桂陽之邊耳。苗不足患，最易知也。又以近事論之，自咸豐初，苗已蠢動。值時有洪苗巨憨張賴群醜，天下用兵，未遑大舉。貴州阻隔，幾二十年。然而省城晏然，鄰封無害。去歲湖南大發援師，榮維善提督、重將黃潤昌，監師大員，一戰而死，全軍潰散。當此之時，苗勢必張，至今一年，未聞軼出。又當川楚未暇援黔之時，黔事不更壞。川楚合兵援黔之後，黔事不為強。且貴州撫藩，坐窮城之中，日日以謀食為亟。兵力之弱，不待問也。苗果為害，何難蛾聚？曠日彌年，反要開通。學臣考官，軺車順軌，比之發撚，情勢懸絕。臣博訪議者，咸謂徵苗有四易，有二難。苗無酋長，不能徵役。募人拒戰，選士百金。統將月餉至每費四五十兩，購斬客家一級十五千，而素無府庫商賈之積，兵費斂於比戶，科派繁重，怨讞內興。始聚數千者，今止數百。黨羽離散，此一易也。約束無素，威刑不施，一遇輒奔，各不相顧，此二易也。苗性頑愚，無子女玉帛宮室膏腴之戀，誘之易降，降即無猜，少利餌之，就驅如騖，虛聲馳檄，千里響應。席寶田駐軍柴頭，而清水之南乞撫者五六十寨，此三易也。黔中雖山嶺阻深，苗不善守，又不立屯堡，不據城郭，千百戶聚居一寨。外無壕牆，壘土尺餘，袤一兩丈，穿洞為門，即為一豐。全似兒戲，不勞超越，此四易也。我軍深入，不習水土，一里之內，數四涉水，疾疫易起，餉運不繼。無糧可因，不能持久，此一難也。我出彼竄，我歸彼出。風雨暮夜，時時狙伺。山谷叢雜，無可搜防，此二難也。今以臣兵勢，諸將才武，取餉東南，糧運可通。而以赫赫之威，威無所陵，堂堂之陣，陣無所列。群苗潛犯，大將亦一人之敵耳，譬猶縱鷹隼於鼠穴，身且不容，何搏擊之用乎？軍士避瘴，一年之內，當按兵半年。秋冬進兵，縱達貴築，明年春夏，歸路又阻。然則二難可去其一，而四易之效未可收也。夫群苗種類必不能絕，欲其不反，仍須撫定。撫苗之法，惟有二端。土司之制，即蜀臣諸葛亮用孟獲之意也。歸流之制，則鄂爾泰張廣泗所秉廟算於世宗高宗者也。歸流則並，無酋長積重之勢，較土司為可久安。然牧令不易得人，亦較土司為尤難定。臣竊料東南蘇息未幾，物力非雍乾之時，若連兵數年，大定群苗，糜費億萬，恐無大益。今欲安輯苗疆，開通黔路，莫如暫撤貴州省官，駐於偏沅，以牧令統軍，以軍將兼牧令，

隨宜所置。先定貴東，群苗復業，土民休養，步步而進，乃及貴西。其雲南叛回，情異黔苗。皇上已敕督臣劉嶽昭刻期戡定，雲南若定，川楚無警。貴州全省，計日肅清。似無庸調發大軍為援黔之說也。師名援黔，則戰勝之後，當即凱還。黔中守令，不容自置，是則黔撫受任方面而全仰外援，而臣等總援黔之師，亦終為客兵也。前此諸臣不容無見及此者，徒以黔撫畏退縮之罪，故甘苦孤城而不辭。統兵大臣畏避事之名，故兵挫而不退。愚臣檮昧，竊有疑焉。伏念臣以一介儒生，年未五十，揚曆封圻，初無寸效，列爵五等，仍為使相，糜軀裹甲莫答。鴻慈避忌，不言是非，大臣體國之忠，而重負皇上所以任臣之意也。今議者或疑移省貴東，近於示弱而削地，則遠有賈捐之議棄珠崖，近有袁甲三奏移皖省故事。今例咸有其比。如蒙俞允，應請飭下軍機王大臣及各省督撫，通議移省補官之宜，以為一時之制。俟寰海鏡清，仍復其舊。臣為安輯苗疆長策起見，是否有當，伏乞皇上皇太后聖鑒，訓示。謹奏。

陳夷務疏

臣聞安危之計，天子所與庶民共者也。未有君憂而民樂，下榮而上辱者也。故曹沫匹夫，而代肉食之謀。臣，其人也。今日之急，皆慮夷務。臣竊觀古今史籍所紀，及近歲自庚子至於庚申，二十年中，每有邊境風塵之憂，群臣吏民，上書言事者，無慮萬數。雖得失不同，要必有休戚與共之誼。伏見皇上即位以來，邊患尤切。輦轂之下，蕃使錯居。忠誠偉異之材，明哲博聞之士，宜可以發奇計，吐昌言，叩閽闔，陳經濟，上以報國家養士之德，下以垂後世貞諒之聲矣。然而十一年中，海內寂默，忠言切諫，不論徙戎。惟獨皇上與皇太后宵衣旰食於宮庭之內，二三大臣深謀密計於岩廊之上。自余談士，卷舌固聲，以夷務為諱，以言事為恥。豈古昔好囂而今者好靜，古昔多賢而今者乏材？不然，則天下之士，審時度勢，知其無益，智有餘而忠不足乎？昔者孔子教諸梁，以大戒顏淵開衛君，以三徒思不出位者，君子之守也。職思其外者，良士之心也。孟子陳道於齊王，而後知齊人之不敬。故不言者非不智，而建言者非不忠也。古之論和戰者多矣，莫不抗言激詞，譏其主之昏懦，深思過慮，啟當事之疑懼。不惟主憂臣辱之誼，救時振弊之策。強之以所不行，責之以所不能，故君相焦勞，而處士愈橫。傳之後來，猶得直聲。詩人之所以盡悴事國，而傷心於諷議者，良有由也。祖己曰：「惟先假，王正厥事」。易曰：「王假之，勿憂。」皆言危懼之時，災變之來，必先寬大主相之心，去其憂疑，然後庶政可興，明照天下。臣竊料夷國情勢有不必論者四，不足憂者董鄭易曰：「其亡其亡，係於苞桑。」故願陳國家磐石之基，破群臣疑難之情，發古今異同之辯。雖不足裨讚大計，誠亦愚者之款款也。臣前讀鈔報，見議立同文館。大學士倭仁所陳利弊，及諭旨開慰之言，私竊感激，至於歎息。然以為不必論也，言御夷者皆欲識其文字，通其

言語，得其情偽，知其山川阨塞，君臣治亂之跡，及其國內虛實之由。其最善者，取其軍食以濟我師，得其器械以為我利。今設同文，意亦在此。而臣獨以為無益者。夷人始入，非以其習中國之俗，據中國之地，收我圖籍，誦我詩書，知我國政，而姑與之和也。以其船大炮精，駛入海口，防之不固，戰而不利，而後得志也。即其船炮可駭，屢戰不勝，亦非有夷船與水師縱橫百戰於海島，又非有大臣宿將僵仆相望於炮丸。連兵累年，精銳並盡，而後與之和也。以其交綏而潰，敵騎長驅而不暇再整也。五口通商，四國遣使，我之文字言語，阨塞虛實，彼今固知之矣。軍食器械，若強而取之，宜易為力矣。然彼乃和順其貌，從容其詞，以和為請。假令中國得其船炮，習其風俗，遂可以深入其阻，掃穴犁庭，則易地而觀，天下之憂，未可量也。今日情勢彰灼如此，彼猶不敢生心，而我乃汲汲焉為它日之圖，故臣以為不必論者，一也。臣又觀大學士曾國藩覆奏天津一事，言祆教之行善，愚民之易動。含吐其詞，揣度其平，臣又以為不必也。夫中外之防，自古所嚴。一道同風，然後能治。假令法國布堯舜之政，讀周孔之書，分置師儒，佐我仁政，則諸臣將束手坐觀，望風讚歎，以為真聖人之國乎？祆教之行，教堂之立，但當問其可行不可行，不當問其教善不善。為法國謀者，若使中土齎六藝之文，陳先聖之書，入其國都，宣我木鐸，彼之忠臣智士，必宜守桀犬吠堯之義，明國無異政之禮，守死勿聽，以為其主耳。何況祆教妖異，約書鄙陋，兢兢計較，何關損益。臣所謂不必論者，二也。臣又觀協辦大學士李鴻章覆奏天津一事，料我強弱，策其水陸以為戰，未必敗。事難逆料，而臣又以為無益者。禦敵之道，但當論我之欲戰不欲戰，不當問戰之能勝不能勝。孔子曰：「三軍可以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。」故弱女奮掌而豺虎避路，相如張目而秦王擊缶，豈力能勝之哉，志以為必勝也。若如所言，必勝而戰，則是洪寇鴟張之日，蘇杭糜爛之時。曾國藩困蹙於祁門，李鴻章寄身於上海，宜亦姑務招撫，休士息民。然且有有進無退，忘身許國。若使用兵之時，已操必勝之機，力沛然有餘，而後進戰，則庸夫皆可以藉手，二臣何以膺侯伯之賞哉。今不論事宜而先言勝敗，故臣以為不必論者，三也。火輪者，至拙之船也。洋炮者，至蠢之器也。船以輕捷為能，械以巧便為利。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，炮須人運而重不可舉。若敢決之士，奄忽臨之，驟失所恃，束手待死而已。又況陸地行戰，船炮無施，海口遙攻，登岸則困。蹙而擊之，我眾敵寡，以百攻一，何患不克，而乃張皇。其船炮未交而已潰，機器船局效而愈拙。是則知武靈之胡服，而忘其探雀穀。信冀北之多馬，而未知其無興國也。臣所謂不必論者，四也。今之大憂，豈非英法二夷乎？英吉利舉兵內向已三十年，及入京城，然後定和。江海大鎮，盡為所據。然論戰者，始於林則徐，迄於僧格林沁，皆中國先舉，英夷應敵，海舶初來，惟論和耳。彼無取我之情，我有防夷之勢，不敵而和，又已十年。陰謀懷詐，固無其事，明矣。夫英夷之不取中土，非不能也，誠不利也。和則坐收其利，得地則勞困於窄鄭以淺譬之，榷稅之便，勝於官商。租賦之入，逸於公田。商賈逐末，豈知遠志。

雖固予之，必亟去之。廣州之事，其明驗也。法琅西志行祆教，本其國俗，猶法顯之志宣釋典，婆羅門之誓滅佛經。是非紛紜，殊不足詰。假令包藏禍心，圖結黨與，則當卑詞厚禮，以招輕俠；偽貌深情，以悅民心。而乃好為人師，忘自尊大；嚴絕搢紳，暗誘愚賤；閉門守關，猜備萬端。夫自古陰謀取國，權詐之家，惟恐良臣傑士不為己用也。得一士人如得一國。以彼之驕倨猜疑如此，含識之倫望而去之，尚安肯從其師教，願為弟子乎？同文之興，亦欲授徒，才智之人，聞而匿笑。就使夷酋有長久之算，懷要結之心，自立堂館，事已敗矣。故其橫恣憑陵之狀，適足以招憤怒致驅除耳。詩曰：「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。」英法蹈取死之地，有自敗之時。故臣以為二者不足憂也。臣聞春秋之義，內其國而外諸夏，內中國而外夷狄。外之云者，言略不深責而先自咎也，非屏之海外而不與同也。漢唐之禮，單于來朝，位王侯之上，天子迎送，或結弟昆。自趙宋以來，徒事誇大，詔諭夏人，卒自臣金。及我聖祖大閎帝道，遠結俄國，讓地約盟，迄今百年，神教猶赫。道光咸豐，議政諸臣未能遠矚，始則絕之太嚴，待之太倨；繼則讓之太甚，諱之太深。宣宗文宗為朝臣眾議所持，猶聖人不能違眾也，非欲陛下踵而行之也。臣謂執政之失計，莫過於許入香港，而拒之天津，為夷患所自始。何以明其然也？詩曰：「東門之栗，有踐家室。」又曰：「折柳樊圃，狂夫瞿瞿。」此言以禮自防，雖至淺弱，人不敢犯也。華元乘堙以告子反，邾婁登陴以謝卻克。大國於小，義猶弗克，況以天朝之命，告海外之商。躬布大信，何所不翻鄭今香港之在海島，比於瓊台，猶內地也。天津雖近京師，亦內地也。京師雖至尊，亦內地也。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可入則皆可耳，不可皆不可耳。而論通商者，惟以廣東、天津、京師相推校，一國之中自分畛域，遠人寒心，外夷知釁，而天津之師至矣。若使當日坦然下詔，許夷使駐京之請，其不為患與今日同。而恩威震疊，彼無所挾，知我不畏之故也。知京師廣東之同為內地，而入京無益也。而乃始禁停泊，繼開海口，初以兵拒，後以禮迎，皆行之於敗潰之後，從之於方張之日。又且廣州失守而未遑問大沽，一至而已陳師。彼知我之不能而始自以為得計也。和約之頒，自此興矣。雖然，猶宜廓然相與始終仗信。議者囂然又陳危疑，於是京師岌岌，有日日被寇之勢，議戰不能，議守無地。陛下以為密備諸夷之策，夷人亦知之乎？果不知之乎？與和不足以為德，議戰適足以示弱耳。彼雖與我接居，而知我未嘗一日忘戰也。族類雖異，人情不遠，忖度其心，豈能馴狎。是則教之狙伺，棄我大信，積久橫潰，終必敗盟。而海內臣民，徒見和約，大臣戒諭，左袒在夷。天津之事，至今私議。雖皇上亦未能正告天下，以祆教當行。曾國藩一請宣示，而聲名頓盡矣。夫國家行政，四方瞻仰。豈有顯立教堂，而曰非朝廷之意。既已建立，而曰終必毀除。明與夷和，而暗實欲戰。兵不厭詐，豈此之謂乎？《論語》曰：「忠信篤敬，行於蠻貊」。然則戰和無兩是，而誠詐無兩行也。今宜明告民士，以朝廷力弱之故，下哀痛之詔，求賢能之臣，奉行詔書，先除祆教，正告諸夷，改立和約。若諸臣民無制敵之能，憚祆教之威，官吏

儒士，宜先受戒。督撫從教，是教行也；如不肯從，則毀堂無罪也。行教與否，專在督撫。其有歸過於上，要譽於下，妄生輕舉，以詒國憂。比之亂民，殺則無赦。不宜依違首尾，以勸善之說姑欺天下。使無賴奸民，借口義憤，驚動朝廷。此殆最先宜革者也。夫敵來犯我，則可論戰矣。攻我則可論守矣。戰守既罷，可論和矣。今之諸夷，本求互市，和且不必，何必言戰。誠宜先絕互市，待其舉兵，而後擊之。不宜先陳兵旅，以威淩之。臣嘗讀孟子「至橫逆三自反」之言，終比人於禽獸，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：「此特儒者一時寄情之言耳，何其與自侮自伐之言相刺謬乎？」以橫逆為禽獸者，傷君子閎遠之懷；以夷狄為犬羊者，損聖王謙抑之德。使中國惟恃強以自立，則秦皇長城，過於文王城朔方也。悠悠之論，千古相習。一與夷接，則以為辱。故召兵致亂，常在其時。及夫外敵深侵，割地增幣，猶不知我之失政，而但恨夷之無禮也。若小夷來朝，仍守虛文，倨傲而待之。畏強淩弱，何以為國。故不可不審思也。語曰：「庖人不治，屍祝不代。」謀國者，非臣民所代謀也。皇上注意戰，則堅言戰；注意和，則堅守和。得其道，和戰俱利；失其機，和戰俱敗。不甘和者，挾於眾議也。不敢戰者，奪於浮言也。假使我欲和而彼不聽，未知諸臣何以策之？而曰戰無萬全，和可萬全，則又何為而密謀戰也？戰和皆無萬全，又何為而甘與和也？謀定而持一說，布告中外，何憂何懼！故臣以夷務可昌言也。且國家政令多矣，夷務非急，願無以為先也。臣幼習春秋，感君國一體之誼，久居田畝，天閽九重，常恨終軍請纓之謬，而有汪錡執戈之志。懷仲連蹈海之義，而慕子貢對吳之敏。特以矻矻耕讀，無客遊從宦之暇，恐不復挽輅九衢，飯牛國門。誠不自意復隨貢舉中，心徬徨不能自抑。謹釋所聞，以佐大猷。

上書

上巡撫惲侍郎書

治下士闓運謹奉記次山大公祖節下：愚聞士之所以用於世者，非以榮其身，顯其名，快一己之意而已也。古之於士，可謂盡禮矣。觀其誠偽，知其治亂；觀其輕重，知其興亡。撥亂世，反之正，莫急於求士。周之興也，飲食幣帛，而忠臣盡心；其衰也，牲牢饔餼，莫之能用。故其詩曰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言賢人亡在外也，世道愈亂，賢士愈積。故曰「天地閉賢人，隱括囊而去，以自求無咎者，有其才而懷其寶，則萬國離矣。君相之待人也，以爵位。士之望上也，以禮儀。爵祿者，上之所甚吝也；金玉者，眾人之所寶也。使士必待爵位而出，上必以金玉為餌，則士以道市，而商賈與君相爭權矣。夫韓侯愛其敝褲，燕王捐其馬骨，故不費毫末而坐致俊傑者。此亦今日之所願聞也。湖南行省，重於南翻鄭自元二之寇，巡撫束手。借助民士，養士之費，金歲數萬，所謂局

紳是也。文案延客，月費百金，巡撫幕客是也。夫以士為可貨而懸價，以至之今日無貨則士去矣。此非真士能謀國者也，苟利者也。昔者信陵虛左以迎侯生，無忌徒步而從薛毛。侯生復監門，薛毛仍賣漿。一旦有事，犯顏伏屍，曾不之悔。非信陵不能富貴之，而三人之好饑餓也，以為士之節不可以利誘。故魯連卻金，不為矯廉；荊卿投丸，恐勞其手。誠知士之可貴，而不苟其利也。財所以聚人，官所以任賢。今輕不資之費，舉高貴之位，償己所私，其色無難。至於降輿輦，執鞭轡，禮士於敝廬，屈尊於窮巷，則皆難之。何則？恐其禮非賢，襲虛名，而見笑於民吏也。知其緩急不足恃，而非至誠以求之者也。若曰「吾姑備數而已，養之而已」，以此知湖南之薄士，而士之好自輕也。夫謀國重大，其言九鼎。故必隆其禮，順其意，養其尊，與之優遊而澄觀之，使待士之心常若不足，士之受禮常若固有，然後其言重而聽速，心專而報切，非好虛禮欺天下之耳目也。以為不如此，則士不為用，國終不治。夫簿書章奏之事，募勇練兵，小利會稽，非用士之事也。用士者在興大利，去大害，定大亂，以建奇節。故曰：得士者不亡，失士者不昌。且天下方亂，非徒謀國，又必有倉卒禍亂之交，出奇救敗之人，此愚所深憂也。常遊四方，觀國政急其所緩，緩其所急，未有如待士者。今節下親枉車騎，再辱匹士之門有日矣，議者亦怪其降尊鳴謙，非愚所當承者。與其或有輕量士心謂必得所求，以要利而增寵，重負節下。故望門徘徊，不敢冀望顏色。輕發其愚，以貽不知者笑也。夫財之豢人也以身，禮之結人也以心意者，節下亦有所疑慮。經營光輔聖朝，將謀而行者乎。愚雖不才，不後於監門賣漿之徒。節下雖未相見，不減於虛左歡遊之儀。長沙民士，亦有扼腕太息，幸遇知己，以效其才，捐身以為報者。又願節下推而行之也。且士不獨賢，賢不獨用，拔茅連茹，以其彙徵。今自用士以來，各自負王佐之才，膺不次之遇，抗禮均敵，出入諷議，名參賓師，權侔諸侯，而未嘗特薦一士，引與同列者，豈將專己獨用，抑當世遂無可頡頏者乎？何自信之果，而見聞之不廣也。愚嘗觀古之賢者，推進所善，或曰「吾不如某人」，或曰「才勝臣十倍」，故能宏濟艱難，以成大功。今有日日求士而所得非士，人人自賢而不能進賢，此詩人所以刺予聖而思求迪者也。夫賢非他，公明之謂也。士非他，志道之謂也。聞其言，知其心；睹其政，知其效。晚近人士，伐異黨同，專蔽聰明，以矜已長。故兵不得息，民不得足，人不得安，吏不得廉。節下恢休休之容，竭罷々之思，措施之先，當推其綱。知得士不必富貴，則貪競之風息；用賢不必擅政，則延訪之道廣。有一賢而致群才，一言而可以終身。譬猶孫陽逢騏驥，造父御騄駬，坐游八荒，行窮九州。奚假足於駑駘，勞神於芻秣，然後收咫尺之效哉。菁菁之莪，樂其有儀。惟留思省覽。閻運再拜上。

為羅運使勳上曾總督書

閣下：竊聞古之論知遇者，不必蒙便蕃之惠，受顯擢之譽，然後誦鴻恩，稱私榮，以長托於下塵也。勳於今日，可謂負ａ１０矣。自惟少壯之年，承舊籍之恩，權監司之任，有蕩佚之咎。蒙罪以來，夙夜憂憤，念積愆尤不敢自明，同官懼牽連之交，友朋無烝戎之悲。詞綴網厲，一歲未解。雖有舊姻密親，聞風自疏，莫敢問曲直，論心跡，考功效，明罪狀者，以為不足比數之數也。十州同聲，諡為至愚。俯仰返觀，久亦自疑。當此之時，苟有貧賤之交，鄉曲之士，致尺一之書，通寒暑之問，以達眷顧，存名姓者，承問驚詫，輒以為豪俠好義士也。知不可得，則塊獨自守，晝仰牖中之天，夕據尺榻之上，屏息端坐，聞聲惆悵。望交遊而慚惶，思外論而徘徊，自絕清流之波，懼登君子之門。誠負釁至重，不可湔祓而奮翼也。平交故人，然且如此，況當世勳德，身處高貴。無執贄之階，甘沉淪之分。姓名猶未望記憶，寧有洗錄疵賤之願乎。昨者吳丞來言，明公伏承鈞慈，閔其冒非恢有容之懷，降惜才之心，不以勳為傾詖奇<衣牙>之人。過察物情，知其所由。側聞驚伏，喜繼以泣。感激悲發，誠死無恨。何者？俗之毀譽也甚矣。勳當度嶺之初，台省乏人，司道曠官。齒盛志銳，臨事不讓。實蒙上官假之權衡。自恨經歷事淺，少所顧畏，徒欲展功效，立綱紀。承令無惰，以為盡職。當此之時，封疆大臣憂於乏財，利孔不一，莫能補救。以勳戇愚受任，無難多復，親致手書。躬枉高軒，推誠屈尊，愉快其心。況於僚屬，交相稱揚。智者譽其才能，愚人羨其盛隆。未聞一語之相戒，片言之砥礪也。及夫飛章上騰，前過盡章，鄉之群公，猶尚在官，遂已頓足痛恨，羞道其名字。前所稱引，今諱其論。良朋移於路人，舊知訐其宿愆。而獨閣下矜掛誤之失，諒既往之跡，加持平之論，使勳昏蒙慨然有可以自新之機。雖抵重罪，猶免於小人之恥。譬猶朽株之飾青黃，棄石之荷雕追。豈非意外之遭逢，生平之知己乎？夫士不幸為舉世所非笑，自顧無解免濯滌之道。得當世名德獎而進之，此其感知終身不忘者也。拯其困厄，加之敬禮，知之次也。觀之於微，而發其名聲，抑其次也。合意氣，廣推許，又其次也。若夫因一時之倚任，私一己之恩德，拔擢登進，望其效力，雖復受賜稠疊，身家饒裕，致位顯要，揚名天下，感恩有之，知己則未也。何也？以其喜怒生於一時，而是非在於俄頃也。且古昔貴賤之交，實同榮辱之機。是以故人朝升，而良友彈冠，時相夕貶而黨與並空。今也不然，此舉於外，彼劾於內；昨奏其罪，今頌其功者相望矣。朝廷以貴臣為轉移，大府以嬉戲為舉措。勳誠不材，未得罪於父君，乃以參疏逮問耳。前用之不為恩，或褫之詎為仇哉。方今多難之秋，需有用之材。幸竊早敗，得增智慮。困辱崎嶇，固勳藥石之資也。若乃進退顯晦之故，愛憎用舍之私，誠國之體綱，大臣所當憂，又何敢為明公終默乎。伏逢上知，瞻望屏營，慕含一之盛德，欽三聖之恩厚，所冀明公重臨岩廊，推惜士之心，灼見任事之難。則保持曲全，實濟海內，又非勳身所私被福也。待讞罪臣，不敢他有所論。謹抒其誠感，略申區區致欣懼之意，以期自立於道，少不負明公之疋。亦庶幾邴生依林宗，兀者見仲尼，前日之失，可不遠而復乎。臨啟悚

息，伏惟少垂省覽。

書

與曾侍郎言兵事書

六年春，正月甲子，王闓運謹寓書滌生侍郎節下：愚聞局一隅者，不可以究玄黃之宅，守目前者，不可與論古今之變。長平敗而衛議顯，良造貴而趙說廢。非議之不明，言之不切也。事方得意，而兆釁未著，故貌言易進，而深計不察。愚嘗伏居隱，惟當世之事，觀大臣之成敗，列省強弱，民之疾苦，日夜念此熟矣。狂夫之言，聖人擇焉。幸接顧眄，奉明教虛意垂谘，以啟百一之所得，相知者厚矣。雖亡生平之歡，同心切磋，忠告之分，獨遇非常，又非有畏罪避網而不敢發也。然而遲回徬徨，進退而不決。將言卷舌，臨文滯疑者，何也？慮一不中為智者笑。夫明月之珠，夜光之璧，非獨暗投，按劍之患也。投之其人，知貴重之為珍，而藏於緹櫝，不得充大廷，登上服，則贈焉者其惠不過千金，而受之者其功不出於尺篋。愚竊痛之。伏歸以來，承荷嘉問不絕，慰勞揚之眾坐，誠不自意得之如此其深也。古之人有感激一言，而效命白刃，信陵虛左而侯嬴刎；買漿一遊而公子歸。當今之時，海內沸然，烝黎逃死，區區之身，村野之朽壤耳。不恤一出，以酬明知。而愚又以為無益，何也？今之患不在盜賊，所乏者非運籌軍旅、冒刃赴堅陣之士也。誠使闓運一出而備麾下，充什伍猶江湖之乘雁，飛鵠之一毛。是以拒弓招而不疑，自引退而無歉。所獨自念竭知盡言，少裨當時，以佐高名附大計。惟節下少察焉，知言者不虛讓，臨事者無多諱。若自貶其說，不如緘口之愈也。誠自知其無當，必不以嘗於明賢之前也。凡所欲建議，皆私以為切要而無過。賈生有言：「無以易此。」願長涉遠慮，端志壹意而聽之。徐樂之說，曰「天下之患在於土崩，不在於瓦解」，為國者誠審其患之所在，而後勳業乃得而言也。盜賊綿蔓，割據郡縣，大者亙數千里，近者橫一鄉。當此之時，賢能親臣奉天子詔討伐群盜，名正氣壯，鼓行而前，算或有不當勢，或有不敵，百敗而不挫，屢屈而不撓。雖以暴秦之餘章邯，庸材陳吳之眾，掠地之廣，發驪山刑徒以擊山東，六國宿將望風而靡。由此言之，棄金陵而不為弱，空安徽而不為乏，衄江漢而不為憤，天下之大，全力之所爭，固非此數千里之可削而盡也。此猶夫瓦解之勢也。兵革不息，於今六年矣。聖恩湛濊，浹於窮閭。賦不益人，徵發不行。百姓無廢業而民困不次者，財匱於轉徙，勢窮於捐輸。一邑之富，供十郡之求；一道之財，濟數道之急。席業者對畎畝而戚額。服賈者稅厘金而變色。人人不安其生，悉空家財而無救寇至。故武昌南康之師，未移寸步，而江西湖南帑又竭矣。勸捐之局踵賊去來，來不能拯，去又繩之。里語曰：「官官相為。」官高者賢，但聞蠻官，不聞蠻民。每議一事，先問

權貴。五品以上，氣陵郡守。七品以下，側行縣門。苟被章服，必與官事。國人囂然，莫敢言非。又或商賈之豪，駔儈之才，結識道府，即掌局務。不問能否，不恤民怨，寇勢愈張，官力愈弘。公局愈興，民困愈崇。掊克者能，捷足者登。雖至破敗，又不加責。此其尤倒置是非，黑白不明者也夫。是故民不信上，而財不弭患。穀盡而軍食不足，賊過而休復無所。夫盜賊者，貧民之變計也。洪逆之事，有明徵矣，今不鑒其所以然。其未發者，窮苦無告，怨謗興矣。則是已然者不可追，而將然者不可摧也。平賊之要領未得，計絀方匱，又必有變。縱不橫決，凋喪可立而待也。有若曰：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。」無三年之蓄者，國非其國也。老弱瘠立，丁壯剽奮，富民塞心，商賈裹足，農穀格廢，此所謂土崩之勢也。民困而長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已亂而政不修，刻日息兵，國本固已殫矣，若猶未也。則是豈可不為之寒心哉。且即以戰論，故未可戰也。兵法曰：「千里饋糧，士有饑色。搏利於外，必遺其內。」言根本之宜固，進退之得自制也。古者以民為兵，空境而發之。後世不能析別其號，養之以重糈，虛食而不調者，或終其身。尺籍伍符，案召而責之死。彼自知危道而貪利不去者，我先有以告致之也。兵制廢而國勢弱，法不行而權術生。召羨鄉人，嘑集亡賴，湊成一軍，號目為勇。崛起市井，跳身行伍，素不識法令步伐金鼓陣列之事，無恩信相結生死顧惜之道。得錢數百，受顧數日，隨東隨西，時去時來。勇者蒙好義之獎，逃者非叛亡之例。朝食餼而夕受死，非仁者之所求也。欲聽其逃，則法不立。欲遏其去，則情不順。譬猶父母之養驕子，主人之挾悍僕，利盡則散，勢敗則去，幸羈縻耳，慮非帖而服也。若是則何以成勁旅，勸死士哉。行百里者，宿舂糧；行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今勇日有贏，餉日有縮，擁兵境外，仰食督撫。一日不給，怨禍總至。無半月之資，必無長久之算矣。無萬金之羨，必不懸百金之選矣。士氣靡矣，援又不繼。夫自古今行軍之地，用兵之善，蓋未有謀勝而不謀敗，可進而不可退。如今日者也，數萬之眾，雖甚精勁，一戰而銳衰，再則氣竭，三則鋒挫。矧況挾孤懸之勢，臨不測之地，奔命數千里，寄食他人。損一卒，卒不再活。失一將，將無可更。相持數年，力盡能索。孤忠三歎，中夜不寐，身危師搖，可翹足而俟，尚何枝柱之有。誠知其危懼，忍而安之，非謀國之忠也。任無他移，權無二假，不以自命係重而全圖之，上負明詔，中畔理學，非鄉人之所望也。及今不為後無及已，春秋之義，責在賢者。今君禦十萬之寇，揚旌湘潭，鳴茄岳陽，拓地二千里，肅武漢，恢蘄黃，大捷田鎮，斬虜數萬，功亦盛矣。斂兵南康，分援江湖，克廣饒，勝湖口，洗兵義寧，再復崇通羅山，以偏師旋旆，數十大捷，能亦彰矣。東南喁喁，非君何望。今君乃以不可恃之事，僥幸萬一，非所以為慎也。一移師而棄功，持寇九江，再失大都，非所以為威也。分兵擾攘，水陸不顧，徘徊彭蠡，戈船不出者，一年於此矣。今又必待楚軍之凱還，堅城之自下，是河清之期也。整旅而出，江面遼廓。豫章之積，連舟而就軍，江漢之師，忍饑而待食。安慶江寧，陳列天塹，今年不復，明歲不下，節下欲舍此安之乎。士卒日

罷，轉輸日空，前不自決，退無可立，鞠躬盡瘁，無救大事。論史傷悼，當時矜惜，上下不諒，勞神焦思，不足以杜議者。詩曰：「於嗟闊兮，不我活兮。於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」以詩觀之，非所以為伸也。民畏於寇，無所歸死，委積之具，盜之外府，不務拊恤，保障其所自存。今君又左勸明劫，非所以得人也。君又倡鄉人之氣，日撓州縣之柄。搢紳之士，濟濟翼翼，各威其鄉，淩富挾貴。仲尼曰：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此數子者，非均安之政也。內視民，則顏而疾首。外以待寇，山兀嵲無處君之軍。若疣贅而匏繫，泛江海而無維楫，尚將欲戡亂息民乎？非常者，非常人之所能為也。可與言，而不與之言，孔子以為失人。君何不為非常之功，使言者無失人之過。睹利害，料大計，必厚集其陣，而重固其本。今之軍本，務於籌餉。取於官而不給，仰於民而損下，因循需時，供張不周，則萬事不立。愚以為今之財有三可惜，而戰士之餉不與焉。一曰官吏，二曰團練，三曰防堵。官吏之弊，易知而可言者也。今自倡行鄉團之說，民無盜賊之累，而先有團費之擾。一甲出穀數十石，一邑一歲率斂穀數千石。人置竿木，家懸布旆，號為一團。強而後入籍，未聚而求散。此微論賊至一夫妄號，而千團瓦裂矣。故團之效，可昭昭而睹。然而日費唇舌，坐銷錢穀，歲一斂聚，民不堪命。一縣之費，大者數萬，少必數千，徒足以供酒食耳。木已朽也，又交斧斤，而伐之財已乏也，又多門而出之。川已竭也，又四注而泄之。下以團練耗鄉里，上以防堵便州縣。縣必數局，局必數十人。器械火藥鉛黃之制，薪水鹽米之額，采買者割腴而仇窳，坐食者日領而月支。一聞寇至，各鳥獸散。一聞寇去，則蟻慕而蜂聚矣。朘民而飽奸，積貲而齎賊。財用坐窮，曾不之核。但無請餉，即足以報最而顯能矣。粉飾之弊，釀如今日。事窮勢迫，猶固結而不之悔，委過盜賊，歸於天數，不遏其源而欲抑其流，豈不哀哉？今請一切罷捐輸厘金鈔票官錢之法，而專務田賦，兼行官商，則弊輕而可久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夫有國者，積弱不足以行苛政，欺民不足以取小利。故今日言利之術，惟有理其常稅而已。丁漕常賦，本給國用；分應不足，專顧有餘。試合一省，計其要隘，多者十餘，少乃四五。地廣不百里，而屏帶數州，守險而重扼之，險內可無事帶甲而安枕也。兵廢不用，而虛支浮領，此其尤耗費之尤者也。今誠壹意練勇，要在選兵，擇壯汰老，皆為可用。明賞設罰，士新耳目。然後合計守戰，分屯四境，重餉厚犒，軍無留賞。江西一省，收資自供，歲可養五萬人。湖南收資自供，約歲養三萬人。戍邊保堅，互相成軍。多或七八千，少亦三四千。人人不憂食，餉不外取。彼束於法制，故可箝而統也。嗜於利，覬於賞，故效死而勿去。用力專，故守嚴。守嚴，故備不分。備不分，故他不擾。虛名之團，不必練。奉行之局，不必設。懋貨不易市，農女不輟素。彼各有所恃也。夫如是督民納稅，不為急利。除吏之蠹，取其正供。催科易為力，名減而實增矣。省轉運之勞，無請餉之奏，主上無外顧，司農無仰屋，事便而權重矣。各守其疆，專任牧令，足兵足食，嚴罰從其後，而人自為守矣。聲勢絡繹，互為其援，軍氣百倍，內變不訌。以其暇

修飭器備，訓練卒徒，日增新兵，以休戰士。師日益力而軍法行矣。進可以縱橫趣利，退足固守，賊無所掠，扼要而制其命。計長久，待可進，安民志，而不致於人矣。江漢既清，九江復歸，兩湖之粟，方船而下。三楚之銳，超距而赴。章貢之鎡，循期而屆。三江之地，寸步而守。斯要握而形便，本立而幹強。招徠鄰封，開通道路，權貨而行官商，以有易無，以私濟公，萬民熙熙，不知苦難。起上遊而全東南，勢無便於此者。然而茲事體大，非刀筆之所謀也。難端巨而格例甚，雖勇者固不肩之。方今潯陽溯江殆千里，蘄黃各縣毗安徽，截補殆二千里。袁瑞橫延界及寧崇，亦不下一千里。茶陵迤西，巴陵迤北，又各數百里。今辰沅又見告矣。兩湖江西中間，不合如礪。數千里中，枹鼓日夜相戒，而君以二萬人懸其一角，君又不急收創夷，改弦而更張之，重樹其本，日繼其力，即下九江，君當何從出師，若分水陸趣安慶，取驛道，持輜糧入重地，賊斂壁而守，坐食一月，挑戰不得，轉運無出，士卒自潰。取食江西，則江西謝責。取食安徽，而安徽陷破。猶將回翔厲兵，孤注決勝，明示必死，如項羽巨鹿之戰乎？君必不能也。若越長江，悉樓船，專力水戰，駕航衝波，淩濤馳驅，以合江南之軍，登陸不能戰，舍舟則死，是百湖口之危也，君又不敢。若任賊突犯，獨守己軍，就糧而食，規利而進，武昌魚爛，南昌戰栗。桑梓呼救，告急之書移，日夜相望。廷寄督責，執而無屈。士卒皆鄉人，悲歌思歸。進即俱敗，不進不可，猶能制命專主，如亞夫之委梁。上抗天子，下捍物議，孤守其見，以必奇功，君又不能也。君若棄水軍，為奇兵改道饒州，冀通池寧婺源，奇險坎坷，塗間軍無裹糧之便，將有輿轎之費，睥睨虛道，以試奇策，此慮勝而諱敗，瞻前而忘後也，君必不敢也。然則湖北不清，江西不平，即君之軍一日不可得出。今不資三省以為本，即將何歸。君徒欲博後世之名，以一身嘗天下事耶？夫事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猶諱而不言，坐待時變，避難直言，群疑眾難，交戰而不決。外示鎮靜，謂有別計，此愚之所不敢擬也。今之計必詳奏隱細，極言利害，陳民疾苦與寇之所以盛，乃請聖慮擇親賢大臣各專一省，悉破往例，不由部議。獨戒堅守慶讓以地，保境自給，上不責解一切牧令皆得奏。用省無益之官，練有實之兵。嚴刑信賞，失誤者死。但責大綱，不苛細故。賊所未犯，以時整飭，理財治兵，上應京師。當賊衝者先審己力，乃後合謀出師，搗虛而擊。又於淮北特設重鎮，選常勝之師，佐京營之兵，日夜練習，使知戰事。堅壁積穀，以衛中原。蘇杭之財，以充軍實。向張勝袁以彌空虛，楚師虎踞，以臨江皖。規畫一定，賊必歸死。即逸而出，如釜魚游沸羹之中，何足慮哉。且夫亡羊而補牢，孰與謹牧而蕃育？閉戶而拒敵，孰與課戎而疆索？損虛名而收實利，至便也。撥難豎幹，慮至遠也。民無逃亡，衽溝而宅壑，至仁也。連帥控跨，帶甲虎視，至威也。罷賦榷，停助餉，棄錐刀，以示國體，至廉也。因寇而詰兵，申命而彰罰，至武也。料於未然，先發而制之，恩自上出，功自下奮，至達也。兼七策而不失，拓萬世之長利，康復之望速，功名之士起。語曰：「蝮蛇螫手，壯士斷腕。」其所重在心腹，所輕在枝

體也。故曰：「失今不治，必為痼疾。」今痛未甚於斷腕，而治先除於蹠蠚，又何苦而不為此。且舍此則亂，為此亦亂，然而前之亂無可制，後之為猶可不亂。斯誠志士之所審，而明識之所宜先也。若夫抱不測之禍，以要毋望之事，持不可必之說，以緩主上之憂，愚竊過之。雖然，今之言論，節下所得言而已，固非節下所得為也。夫政本在樞臣，權在督撫，不得其位，不行其志。幸可陳達，冀萬一之悟，而拘牽文義，引嫌畏譏，蓋亦非節下所自許也。抑又聞之：言外者其意淺，內言者其思深。今閻運所得告節下，節下所得告天子，亦言其外而已。術疏識粗，得毋為深思者笑乎？詩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詢於芻蕘。」惟裁省萬一。

與盧生書

夫物不我貴，則莫之與。是以裸壯釋姒氏之冕，劍庭綴蒙吏之纓。違謝故域之中，托麗坎井之內，而欲標舉異趣，矜飾夙情，旁左環觀，危於瞰室。疊踵盈堂，而高明不悟。迄夫洞幽視之而後知其危也。遼廓之情，心傷瘁矣。雖有漿鄰，如何能隱。乃有察聲見許，訪景為依，將翠禽以陋儀，指丹雞以證潔，破一一釁以成信，召千里以安歸。使驚弓之雁，息影於芳洲。絕土之蘭，登香於几席。結舌之士，慷慨縱歡，拊髀拚言，此樂何極！斯則正平接次於北海，子山興歎於片石。昔嘗過之，今乃信其誠然也。風無意而忽遇，水有恨而遽往。遂乃折楊代策，結荷依水，泛舟蠡渚，日月改曜；仰視浮空，雲霧消落。寒蓬中夏而怒卷，驚鳥爭夕而群往。疾景一馳，短夜再起，去親為客，誠足以悲。想足下結束首路，亦均斯苦。然遊子歸鄉，良復可慰。八月既望，錢塘之潮見素車之若馳，激鬱志之迅湧。抗聲長嘯，響應駭浪於斯時也。使憤俗疾時之子，高情焱舉，逸興虹飛。猶將吐納煙霞，屣脫孤橫。況在足下，內無迫棘之事，外有發皇之慨，想其豪情，當何如哉。猥以遙途，未均持袂，延面東望，感增以欣。每念判襟之晨，出門黯黯，足下顧言此別，可惜惟吾與子。日逼世故，方當投身名利，騁足險阻。清燕尊酒，恐不可期。今復絜矩塵途，不易舊轍，則是帶苔藻於木末，植桔梗於深泉，養鯢鮒於修陵，求瓜桃於雪谷。勞而寡績，困將何言。惟足下邁上之姿，一日千里，仆荷愁病，投屏荒城。每感豫州之悲，以發楊朱之泣。秋飆易生，銀河在戶，蟋蟀互悼，嘈切悲哀。微物無情，猶有同聲，況在旅途，可抑幽怨。嗟夫盧生，勉爾行矣。影雖入暗，良不隔形。悠悠山河，相達以聲。會則有絀，月亦有盈。身在異畛，義存璞貞。投我以李，報之以瓊。毋以金玉，匿音阻庭。慎儀相愛，以佩厚情。閻運白。

與李少荃書

少荃傅相節下：入秋以來，浮議紛紜。聞屢奉嚴詔，波及甥婿，殆甚於越南之謗。靜待朝命，退處無權，固純臣之用心。然於事勢，未為得也。蓋三人成市虎，積毀銷骨，慈母所以投杼也。明公榮遇如此，其極威望如此之崇且久，故卅餘年不聞謀議之言。今又被謗，益不可以歸咎引罪之言諫。然不戰而敗，敗而求和，誰實為之？豈非淮海諸軍之故哉！兵法責元帥，無待人言，其自咎可知也。凡言淮軍不可用，日本不可攻者，非訐則愚。昔田單以一小城，卻樂毅之師，而後以全齊攻一城不能下。明公以孤軍奮起海隅，廓清天下，而今日之役，一船不能渡海。戰守之師，望風大奔，此必有由焉，不可仍以糧運船炮解也。洪寇之平，由鄉勇徒搏，倡海內之勇敢。青浦之戰，英軍先敗，而公部後勝。公之成功，由知略邪，抑皆假之利器也？如必器而後利，則洋炮當侯，而公何功焉？西學之說，由曾滌丈避事倡之，左季丈沈幼丹和之，公堅主之，而張孝達張之當，是時後生小子，樂其新奇猾商，市官藉以牟利，又會五口有巨萬之稅，國家無發帑之費，糜耗三十餘年，即資之於通商之利。民不知役，故甚便也。今船不能行，炮不能發，屯軍積年，反資召募。軍火告匱，餫餉無繼。無知之臣，稅及店房。天下騷然，無處不兵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？凡戰不勝，由無主帥。其車三千，必曰方叔蒞止，知兵食不足恃也。公當率兩洋木船，登艫誓師，克日渡海，蹈隙而進，橫波直衝，糜碎為期。展輪之日，日本必求服矣。猶當大創之而後許之。然後三十年之屯營，十年之海軍，公之生平蘊蓄方略，可襮著於天下。今不此圖，而但至蘆台，一瞬而還，將因敗以待和乎？抑不和以待敗乎？鶡冠子曰：「略足以恬禍。」公之謂也。清卿未親行陣，勝敗成否，未可料。峴莊代將能勝公乎？元勳巨臣，誠當體國。國之不利，公何利焉。士君子名節之為貴。神威訏謨，屈於小醜，國即蒙恥。公當自刷恥也。公特恃東朝保全耳。今道路流言：公鎖重盡寄香港，唯衣被存行臺。中傷至于如此，聞者為之寒心。親舊之士，亦有敢以告者乎？他日邵張行成，載在史冊，誤國之罪，誰執其咎。闓運荊鄙之一民耳，明公屈己而友之，虛館以延之。今當詣旌門，備一客之數，而先已受館，諸生羈留。因歲暮之閑，強扶首塗，至於上元。又自念相見，或議論不得無辨詰以迕清聽，且闓運之所知，公千百焉。自悔其行之遽，但不獲申意，中心屏營。輒因驛以書進，唯垂省納哂其區區。甲午臘日，闓運言。

到廣州與婦書

吾自度揭嶺，日遠故國，下灘乘瀧，並值冬涸。川石露列，溪流清弱。瀧船柔脆，篙師獰拙。自平石至樂昌，乃昔遷客涕泣驚怖之地。凡有六瀧，酈道元所謂「崖壁幹空，交柯晦景」者也。瀧原由溱入洭漢，桂陽太守周昕疏鑿巨石，始通舟楫。舊有祠祀昕。今惟祠禱韓愈，素湍激雪，風濤凜厲，估舟驚望，歎若天塹。然觀其水勢，淺狹殊甚。徒

極崩濺之狀，實無浩洶之奇。吾舟下瀧時，觸破來舫，移岸遷貨，纖毫得濟。非有江湖稽天之浸，風濤呼吸之危也。而眾人矜惜衣裝，懼於濡沒，重載輕發，自取碎破，清水白石，遂受惡名。耳口相傳，自為眩惑，致使衣帶之水，與呂梁齊險。禱求謫臣而使君廢祀。以愈生時，猶不自濟，欲其為福，不亦難乎？由樂昌下大舟，東至曲江，五嶺之口也。縣以曲紅岡而名，江紅聲同，因改字矣。設府建關，控引吳抄鄭浮橋橫江，以榷舟稅。大舲巨艦，駢闐於此。韶石在其北，酈生所記「二仙分憩」之處也。自唐以前，傳虞舜奏樂於此。及英德亦有堯山，道元引耆舊之言云：「堯行宮」。王韶之記亦謂「堯故亭。」又曰：「父老相傳，南巡登此。」然則禹跡以前，斯為內地。且金銀輪王治四天下，唐虞二聖豈局步於五嶺乎？從英德至清遠，經歷三峽，即滃陽、大廟、中宿也。大廟介二峽之間，趙佗築萬人城，楊僕伐破尋狹，亦此岸地然，是陸地之要區也。江行之奇，則在滃陽。道元云：「兩岸傑秀，壁立虧天。」張子壽亦言：「晴晝山陰，先秋水冷。」後人始開棧道，建峽山寺於上。懸崖長嘯，江帆蕭瑟。雖詞客尋玩，淹流忘俗。而旁山剝落，翠秀靡依。以吾臥觀，未為佳勝也。且南州炎德，草木恒青。藻麗山川，宜增幽映。而石壁竦仄，勢若火燎丹皮赭骨，寸莖不附，孰如蒸湘，岩樹蔥蘢，松竹杉柏，陵冬鮮碧。故過嶺以南，無可瞻悅。但此峽擅名既久，未躋絕壁，江山嘉會，步步異形，若登臨俯觀，或當有異。故周夔云：「碧瀾之下，寸寸秋色。乳枝磬落，松風瑟縮。」得此石室，題為「到難」矣。吳都賦以閩禺楫師習御長風，今老龍河西等船實為蠢陋。舟形彭亨，水手粗疏。每下篙竹，喧呼叫跳，足若蹄踣，號聲慘洌。清旦黃昏，聞者駭悸。兼劫盜肆出，人人自危。下至三水，乃稍稍清曠。三水今縣，漢地志所謂「洭水南至四會之地」也。洭水自清遠來，曰滃江。牂牁水源流萬里，自肇慶來，曰西江。晉康水自廣寧來，曰綏江。均會昆都，故為縣號。綏江至縣，復分二派，同為一川，故昔言四會矣。冬水盡涸，舟楫無利，始以季冬六日，至於廣州。此州實四宅之南交，荊州之下徼，自漢迄今，繁富有名，往在他方，聞彼土人說其物產，矜炫殊絕，雲甲天下。及躬覽風物，考之圖志，要其土俗，可得而言焉。州為秦南海郡地，《山海經》所謂「貴禺」，郭景純云「今番禺也」，姚文式言：城東南偏有水坑陵，此縣人名之為番城，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。城始築自越人公孫隅，號曰南武楚威王。時有五羊銜穀穗之瑞，乃增築楚亭，城周十里，號五羊城。及任囂趙佗始成都會。吳步騭又廓番山之北，及宋築子城甕城，又增兩翅以衛居民。明永嘉侯朱亮祖始連三城為一，即今省城制也。市廛逼笮，第宅堅狹，街衢垢穢，無潔清之容。民言侏儺，貪利好奢，自外中國，別為風氣。地性蒸暖，易生疾疫。蚊蠅乘其昏運，蛇鼠充其毒食。瘴厲風淫，尤多盲女。昔人言之詳矣。島夷雜糅，詭服殊形，刀劍火槍，縱橫於路。民無正業，習為博盜。白晝攫金，露刃連隊，不知其非法也。俗取周興嗣千字文，列字八十，分為一章，四分取一，任人射覆。凡出三錢，許射一條，由一至百，千萬不限，字數全中，其利千倍。一錢之資，

償以十金。國人若狂，夢想顛倒，號曰白鴿標，此斂財之巧術也。意錢擲骰，割肉懸壺，藏鉤擫牌，皆供賭輸。愚者傾家，智者疲神。古博徒所未聞也。凡倡女野容，多樂隱蔽，獨此邦中，視同商賈。或連房比屋，如諸生齋舍之制。或聯舟並舫，仿水師行營之法。卷髮高尾，白足著屐，燕支塗頰，上連雙眉，當門坐笑，任客擇視，家以千計，人以萬數。弦唱撮聲，盡發厓音。遠遊之人，窈窕之性，入於其間，若抱虎狼。斯實男女之一厄乎。異物恒產，來自番舶，土人所甘，良亦奇詭。菜必生辛，羹必稠甜。若夫檳榔酸澀，蕉子甘爛，薯重十斤，芥高七尺。君遷小柿，新會大橙，不含霜雪，多復皺腐。醃橄欖以鹽豉，取蟻糞為奇南。榕樹不可爨，木綿不可絮，奇器巧製則故賤其直，水火菽粟則盡昂其價。陸生所記「南越之境，五穀無味，百花不香」者，信非他方之所取也。冬至初過，桃榮梅落，餘花生紅，多不辨名。但有其質，了無其姿，亦何取於長春乎？邦人市海鮮，別為廚館，則有鯊魚之翅，海蛇之皮，章舉馬甲，鰧鰂天蠔，咸蟹龍蝦，雄鴨臘鶉，腥穢於市井，紛錯於樓館者，不可勝計。又俗好燒炙，物喜生割，操刀持叉，千百其徒，乞人待肉食而飡賓筵。以多殺為豪，婚禮燒豬，輒列數百，俗無羞恥。取婦以得女為奇，床第之私，守宮之驗，明告六親，誇以為榮。知禮之家，亦復隨俗。亦既覯止，我心則降，此尤可笑歎者也。通商之夷，何止百種，蟠據城府，傲兀大官，屈心事之，惟恐不歡。況敢設備豫乎？外郡土客，仇殺未已，且不受官勸，誰能用武。鄉村族居，多建炮台。縣官催科，動必發兵。幸而戰勝，懼乃納稅。省中錄囚，日屠百人，皆無辜之窮老，受錢而代死。子賣其父，如犬羊然。輕命嗜貨，三綱絕矣。朝富則為大豪，夕貧則充盜魁。昔南漢劉鋹奢僭自雄，樂裸遂之戲，製燒煮之刑。今久漸皇風，猶為惡俗，若非猛厲廉正，貴士賤商，先教禮讓，後禁淫盜，則伊川之野，不百年而為戎乎。尉佗文理，以止鬥陳祖，奮武而勤王，彼何人哉！彼何人哉！吾鄉遊宦士大夫多懷歸思，亦有強壯，無瘴而夭。柳生夏凋，翁君冬亡。雖會冥數，誠可悲懼也。容兄以卑官居韶，十口饑寒，其妻與妾居，比肩鈞敵，呼嫡子為兒，視所生如奴。山農新取南女以為繼妻，此女矜其華年，輕鄙老夫，動即叫罵，坐必偃蹇，同至南海，便蹇裳而去。獨坐夷船，還其母家。雖馮敬通之悍妻，賈公閭之妒婦，以今方古，未足云奇。亦近世之新聞，女史之一鑒也。夫陰教不修，夫妻同過，但責女德，豈足云平。想卿聞此，達斯誼也。吾好為遠遊，何必樂土。優遊自如，身心無患。比讀莊生之文，悟其元旨。知物論生於是非，生死累於形骸。頗欲逍遙，以化成虧。何覺哀樂之殊境，離合之異軌乎。惟恐淑子獨處幽憂，聊書所經以為笑噱。冬寒日輕，春物方妍。起坐眠食，勉當自慎。時復手書，以慰勞勤。闓運白。

沛南寄婦書

河洲雁宿，一看思歸。舍下蠻鳴，居然蕭索。每賞清妍之境，適滋離別之情。且已秋願夏，方怨年長。在暮思朝，又悲歲短。何以遣斯愁，疾聊代萱蘇。

啟

上張侍講啟

蓋聞一言之遇，金石無刊。將歸之送，山水變色。況復逢孫陽於形阪，望庾公於瞿塘。初受深知，便為慘別，使軺星返，遠道塵昏。誦蓼莪於律山，寄飛蓬於異縣。孝思行怨，淒愴何言。孤詠端憂，徘徊失據。每詢驛使，知寓南昌，雖推靡至之懷，尤望俯賢而就。旅餐溢米，非曰制情。勉順經言，以保康節。闔運居微守賤，晝察夜觀，支廢愧於林宗，身世悲於傅燮。常恐吳楚之際，漸益干戈；宛洛之遊，徒索冠蓋。歌繁霜之生我，嗟行國之勿思。逐逐榮名，懼羞知己。但思從鄭裏暫避黃巾，庶幾雄亭，不求丹轂，末由之慨，勞也如何。